

現在大家在談論幸福。經濟學家厲以寧說「幸福是一種感覺」，依我看，這話說得很偏頗，有很大的漏洞和缺陷。如果上無片瓦之物，下無立錫之地，身無分文衣不遮體，窮困潦倒，不論你怎麼感覺也不會感受到幸福的。如果大家都像厲以寧說的那樣，不論處在何種境遇都可以依靠感覺感受到幸福，那大家就都沒有必要寒窗苦讀，沒有必要埋頭苦幹，也沒有必要艰苦奋斗了。

一定的物質條件是幸福的基本前提。有了這個前提，我們才可以把厲以寧的話拿出來品嘗。你也許是億萬富翁，但是，你未必比一個百萬富翁更幸福；你也許像一方，但是一個普通平民擁有的幸福也許並不比你少；你每天出入於高樓大廈，但是一個住在普通平房小院子裡的人也許擁有比你更大的幸福。

幸福並不是由單一的因素決定的，是一個綜合指數。大家生活在一個城市裡，你雖然擁有一輛名車，但是街道擁擠，交警蠻橫，市民不遵守交通規則，公路坎坷不平，你擁有一輛名車的優越感就消失殆盡了。你雖然擁有豪宅，但是小區骯髒差，樹木花草任意毀壞，物業管理質量很差，盜賊肆無忌憚，你沒有任何的安全感，哪裡還有豪宅帶來的高質量的幸福生活？你雖然腰纏萬貫，可以出入於高檔酒店和社交娛樂場合，但是，城市的空氣污染嚴重，到處是煩惱的噪聲，你的萬千財富都已經被貶值得一文不值了。

幸福更需要高貴的情感。德國詩人哥德曾經這樣說：「誰是最幸福的人？乃是能夠感受他人的功績、視他人之樂如自己之樂的人。」看到他人的苦難你能夠頓生悲憫和同情嗎？看到他人的快樂和成功，你能夠發自內心的讚美與祝賀嗎？面對同事仕途的進步，同學事業的發達，同鄉家庭的美滿，你是否從內心深處充滿由衷的喜悅？

幸福指數

美滿的家庭是幸福的載體和港灣。不論社會多麼進步和發達，也不論國家多麼繁榮昌盛，更不論城市多麼和諧與文明，如果自己沒有一個完整而美滿的家庭，你的幸福依然無從談起。

很多時候，我坐在自己的書房裡讀書和寫作，從書房通往客廳的門縫裡，我看到年邁的母親和兒子津津有味地看着電視節目，腰裡繫着圍裙在客廳與廚房之間走來走去的身影，我總是充滿無邊的幸福和感動。一個人，還有什麼比上有老母可以孝順，下有兒子可以撫養，有一個賢惠的妻子料理着家庭的生活，更幸福更美滿？去年，母親走了，但是我依然感謝上蒼的惠顧和恩賜，母親在這個世界上活了八十六歲，我已經知足了。

幸福還是一種寬廣的懷抱與胸襟。不僅僅來自非洲的大旱讓我們伸出援助之手，縱然我們的宿敵發生了毀滅性的地震海嘯，我們依然慷慨解囊全力相助。不論我們的能力大小，我們應該具有這樣的胸襟。因為，這正是我們氣度和人品。

如果我們社會中的每一個人，都能夠用這些因素來檢視自己的人生，毫無疑問，我們就是一個生活在幸福社會中的幸福的人了。

魯先聖

源源不斷地傳播着友誼的種籽，無論朋友得意還是失意，無論開心還是悲傷，心總是與你緊緊連在一起，不離不棄，朋友需要，不管千難萬苦，從不計自己的付出，舉重若輕，淡淡一笑，在這個以競爭為主題的時代拉近了人與人之間的關係；那還是一種蘊含着正氣的笑聲，在她的生命中帶有正義的基因，讓那些不甚和諧的音符，飄移的無影無蹤，帶給人們一片純淨的空氣，天高雲淡，望斷南飛雁。此刻我想，老人家可以幸福地與這個世界告別了，這不僅是因為您作為一名黨員幹部為祖國為人民奉獻了自己的畢生，同時還因為您作為父親，培養出了優秀的兒女！！！

陳 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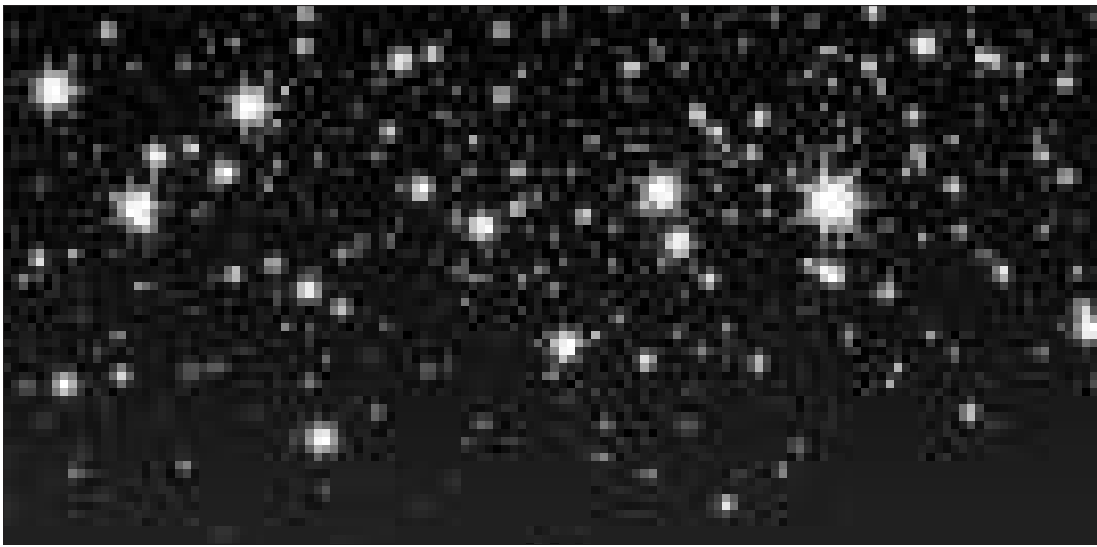
的熱心助人是來自您的教誨和以身作則。王爺爺，我會向您學習，做一個對社會有益的人，做一個懂得關心別人、願意幫助別人的人。」

我明白，從不顧麻煩別人的王曉紅之所以請我給她父親去信，實在是因為擔心老父親在天堂裡冷清。我想，僅僅自己寫還不夠，我決定逐一聯繫當年的同事們，請他們都來上天堂信箱給王老伯寫信。

因為當天是周日，我只給最要好的舊同事章建新、趙旗打了電話，下午，信箱裡已經有了他們的字跡。周一，我致電一個個舊日同事，簡潔說明。雖然同在一座城市，不少人已經有近十年沒有聯繫過，但通上話的那一瞬間，方知彼此間的那份真摯從來沒有消失。大部分同事實際上並沒有見過王老伯，可絲毫不影響他們表達真情。趙旗寫道：王伯伯，雖然從未見過您老人家的面，但作為曉紅大姐的朋友，聽說過您不少感人的事跡。從您的遺囑上，更讓我看到了一位真正的共產黨人的情操和胸懷，深深感動和敬佩。王伯伯一路走好。

晚上回到家裡，飯後立即打開天堂信箱，看到在南京市人大工作的陶濤的文字後，給他發了條短信：「你寫得有思想、有文采。唯一的遺憾不是書信體。」誰知，我這條短信令他輾轉難眠。他在零點翻身起床，披星戴月，以書信體重重新給王老伯寫信：尊敬的王老伯：您好！今天是十一月七日，下午陳旻來電才驚悉您老已仙逝七日。您看到這封信的時候一定很陌生，一定猜測我是誰，為什麼會給您寫信。其實在我接到陳旻來電後，就放下手頭工作給您老寫信了（因為我不想您在天堂冷清），可能敘述體式的不對，您老不定能收到（陳旻提醒我的）。嘮叨數語，還是忘了自我介紹。我是您愛女王曉紅大姐的朋友，對您老的革命一生和思想品格的諸多讚許，在我轉業地方工作後便耳熟能詳，並由衷敬佩。……

今年剛轉業至地方的孫文信寫得十分感性，他寫道：我沒見過您老人家，但認識您的女兒王曉紅大姐。十多年來，一提起您的女兒，一陣陣朗朗的笑聲總在耳邊迴旋。那是一種從內心流竄出來的對生活熱愛的笑，在她的眼中，酸甜苦辣、悲歡離合及至人生起伏，只不過是人生應有的組成部分，在自然萬物中，生命如曇花、生命似流星，我們唯一能做的只不過是希望在有限的時間中燃燒地更明亮一些；那是一種發自肺腑的對友誼傳遞的笑，在她的心靈深處有一部生產仁慈的機器，總是



夢幻星空

（網絡圖片）

飲食男女



客家俗語云：「蒸酒作豆腐，毋敢稱師傅。」閩粵贛邊區的三十三個縣是客家人的聚居地和大本營，家家戶戶都會釀製糯米酒。浸軟的糯米蒸熟晾涼後，拌上酒餅，挖入瓦甕，密封甕口，擎在灶竈金黃的稻草堆裡，發酵六七天就能生酒。將酒灌入大肚酒罈，草紙、泥巴密封壇口，周身紮上黃爽的稻草，埋在乾燥的秕谷裡，點燃，在裊裊的青煙中燜三四個鐘頭，揭開壇蓋，黃燦燦的顏色，迷迷的馨香，甜甜的醇味，多誘人的一壇糯米酒嘍！

客家米酒，不但色清口感好，且不沖腦。將紅棗、紅糖、生薑、土雞放入糯米酒中煲，是孕婦坐

月子的上好補品。而金櫻子酒則具有滋陰補腎、固本培元、補血補氣之功效，喝了壯筋骨，暖腰膝，適合中老年人飲用。其特點是醇正、質好、味美。在客家農村，很多人都會製作。

秋高氣爽，秋陽、秋風洗滌蒼莽。這時，金櫻子熟了，墨綠的荊莖叢中，點綴着或青紅色，或棕紅色，或黃紅色的金櫻子果，像嵌着無數小小的花瓶，稍具光澤，格於季節深處。摘下一顆熟透了的金櫻子果，石板搓去毛刺，去掉麥粒般內核，抵咬那層果肉，細細的咀嚼，美美地品嘗，有着蜂蜜的味道，幽香縈齒，恰似品一份生活，綿長幽香，甜澀相間。這時，漫山遍野的孩子們，揹着小竹簍，噉噉喳喳地叫得歡，圍着金櫻子荊莖叢，用竹片做成的U形夾，挑那橙黃色的果子摘，手腳麻利。

國人的冷漠與懦弱

自由談

台灣何其相似！

最近發生在杭州的「老外美女西湖救人」事件再次印證了中國人「易圍觀難救人」的這種冷漠症狀。救人是為烏拉主人瑪麗亞，她說：「當時我看到大家只是在看，我意識到必須馬上做點什麼：『當我帶着她從湖裡出來的時候，我看到有七八個相機在拍照，我開始用英語大叫起來，說『你們在做什麼，她快死了，你們只想着拍照！我恨生氣，請走開，這不是時裝秀』：……有一個拍照片的，他拿着一個大相機，他過來，安撫那個女人，跟她說話，他是唯一的一個。每個人都好在好奇地看，僅此而已。」這就是說，落水者遇險時遭遇的主要是圍觀，上岸之後還是如此。

當然，「不圍觀，去救人」的英雄也不是沒有，譬如廣州新近跳珠江救人的牛作海，但「圍觀」還是主流。這一現象與中國人骨子裡的冷漠、懦弱、自私、怕事是一脈相承的。

但願這一系列不那麼光彩的新聞事件，能激發出我們的羞恥感，能讓我們反思、正視並克服我們文化基因中的性格弱點。希望永遠不會再有下一個「小悅悅」、下一個「眼看著妻子被強姦卻只是害怕地躲在一旁的丈夫」、下一群「只是圍觀拍照卻不去救落水者的看客」。

近段時間，有兩個社會新聞事件特別觸動中國人的神經：一個是發生在廣東佛山的「小悅悅」事件；另一個是發生在深圳寶安區的「聯防隊員闖民宅施暴強姦」事件。前一則新聞，最讓人憤怒與心寒的，不是肇事司機的逃逸，而是十八路人的冷漠；後一則新聞，最讓人震驚與憤恨的，不單是施暴者的無恥惡行，還有受害者丈夫的膽小與懦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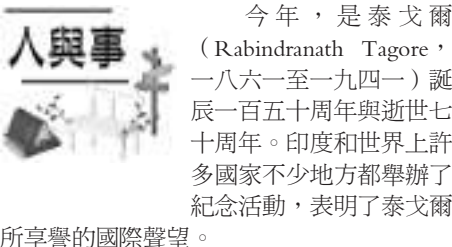
關於冷漠與懦弱，你或許會說，這不過是兩個極個別的案例而已，不足以代表中國人。而我卻懷疑，這根本就是深埋在許多中國人骨子裡的東西。

龍應台早在二十多年前就有過敘述：「包德魯的《苦海餘生》英文原本中有一段他在台灣的經驗：他看見一輛車子把小孩子撞傷了，一臉的血。過路的人很多，卻沒有一個人停下來幫助受傷的小孩子，或譴責肇事的人。我在美國讀不到這一段，曾經很肯定的對朋友說：『這不可能！中國人人情味自詡，這種情況簡直不可能！……回來一年了，我瞪大眼睛，發覺包德魯所描述的不只可能，根本就是每天都在發生，隨地可見的生活常態。在台灣，最容易生存的，不是蟑螂，而是『壞人』，因為中國人怕事，自私，只要不殺到他床上去，他寧可閉著眼假寐。」

趙瑞華

女人將孩子們摘回的金櫻子收集起來，揀金黃發亮的，置於特製的竹簍裡，翻滾揉搓去芒刺，一顆一顆地切開，去核，洗淨，晾乾，放入鍋內蒸軟，風乾後浸泡在盛有糯米酒的壇內。幾十天後，一壇橙黃如琥珀的金櫻子酒就可以出壇了。金罈子浸酒是浸越久越好、越久越醇，至少要浸上七七四十九天。

客家人熱情好客，當你踏入農家門，主人立馬將一碗黃燦燦、香噴噴、晃蕩蕩的瓊漿佳釀的端到你面前：「喝碗金櫻子酒，解解渴。」瞧着那和琥珀般的酒，聞着那撲鼻誘人的清香，喝一口，從喉嚨甜甜到心裡，滿臉紅暈，一身酒香，留下無窮回味，剎那間，使人忘掉煩惱疲倦，產生一種心曠神怡，如入仙境般的超脫感。



所享譽的國際聲望。

筆者雖談不上對泰戈爾有研究，但一直來對其人其事特別是他對中國的影響極為關注。最近，印度駐華大使館特地給筆者寄來了紀念泰戈爾的《特刊》等珍貴資料，讓筆者對泰戈爾更有所了解：可以說他是現代印中文化關係之父。

泰戈爾是印度作家、詩人、社會活動家。曾留學英國。一九二一年在桑地尼克丹創辦國際大學。他用孟加拉夫寫作，一生創作豐富，作品有詩集、長篇小說、劇本及短篇小說等，對英帝國主義統治下的下層人民的悲慘生活和婦女的痛苦處境深表同情，譴責封建和種姓制度，描寫帝國主義者和官僚的專橫，同時也反映資產階級民主思想與正統印度教的抵觸。他的詩歌格調清新，具有民族風格。他還擅長作曲和繪畫。他創作的歌曲《人民的意志》，一九五〇年被定為印度國歌。他的詩集《吉檀迦利》，一九一三年獲得諾貝爾文學獎——泰戈爾作為第一位被授予諾貝爾文學獎的亞洲人，馳譽世界文壇。

泰戈爾一直對中國懷有深厚感情。除了對中國的讚美，他還深切感受到中國人民的苦難。早在一八八一年，當他年僅二十歲時，就寫了一篇文章痛斥殖加於中國的鴉片貿易。因為當時，那些鴉片大多正在英屬印度種植。他將這篇文章的題目定為《在中國殺人的貿易》。在日本侵華後，他表達了類似的同情感，曾寫信給他的朋友、日本詩人野口宗千，稱「關於中國人受難的报道令我痛徹心扉。」

泰戈爾是現代印度作家中與中國文化雙向聯繫最深的一位。這首先出於他對於印度文明的偉大歷史伴侶中國的認識，為中國輝煌燦爛的歷史文化而陶醉。他熱愛中國文化，在創作和講演中經常積極地利用唐詩和老子《道德經》等中國經典。另一方面，他又以其卓越不凡的文學創作對中國現代文學發揮深密的互動。他是連接現代印度與現代中國的友誼橋樑。

在今天上海的茂名路與南昌路的交匯處，矗立着一座泰戈爾半身塑像；在靜安區的四明村，鐫刻着泰戈爾的詩句：「世界用圖畫同我說話，我的靈魂答之以音樂。」該兩處都是當年泰戈爾曾到過和住過的地方。泰戈爾曾因沒能到具有幾千年文明的中國訪問而深以為憾。為了實現此心願，一九二三年四月，他派助手來中國接洽希望訪華，徐志摩喜出望外，牽線講學社，向詩人發出了邀請。於是，泰戈爾一行於一九二四年三月從印度乘船前來中國，四月十二日到達第一站的上海。徐志摩、瞿菊農、張君勱、鄭振鐸等代表到碼頭迎接。在上海，泰戈爾遊覽了古利龍華寺；出席由各團體代表及印度、西方人士一千二百餘人參加的歡迎會，並發表演說；爾後又參觀有正書局及中國美術展品。隨後，泰戈爾一行又先後去了杭州、南京、濟南、北京、太原、武漢。五月二十九日下午上海各界代表又為泰戈爾舉行了歡送會；三十日泰戈爾一行從上海乘船赴日，結束了此次中華之行。

泰戈爾第二次來華是在一九二九年三月。那是他借道中國去日、美講學，下榻在徐志摩家中。這次到訪他持極其低調和保密的態度，只有一些好友知道。六月十一日，泰戈爾結束在日、美講學，轉道上海返回印度，又住在徐志摩家中。這次他在上海只待了兩天。這是他第三次到中國。

泰戈爾在中國各地發表了不少演講，這就是後來結集出版的《在中國的談話》（Talks in China）。其基調之一是，緬懷中印傳統友誼，尋求恢復和加強兩國人民的好友關係；基調之二是，呼籲中印人民共同擔當起發揚東方精神文明、反對西方物質主義的使命，向世界傳播愛的福音，增強友愛親善。它特別引起梁啟超、梁漱溟、辜鴻銘、胡適和徐志摩等精英的共鳴。

早在一九一五年，陳獨秀就翻譯出泰戈爾的獲諾獎詩集《吉檀迦利》。泰戈爾的詩和小說，給中國五四新文學以極大的推動，有人以自己的經驗、感受力去接受影響，尤以郭沫若、冰心、徐志摩等為代表。

在印度，泰戈爾熱忱地倡導重新打開印中兩國之間的通道。其國際大學在發展印度的漢語學習中發揮了開先河的作用。他創立第一個中印文化學會，以及其後的中文學院均為這一事業的基石。

音樂與理性

叔 山

文化什錦



人們對音樂家有很多文化歷史積累而成的偏見。近代西方人往往喜歡以作曲家當成是「天才」的典範，例如莫札特、貝多芬等人，都是「天才」的範例。而所謂天才，一般被認為多少是近於瘋狂的，常常陷於出神的靈感狀態的，生活混亂無條理的人。在電影《莫札特傳》中，莫札特被表現為極端孩子氣、瘋狂荒誕而不能自理的小男人。

觀乎我們今天所有的證據，例如莫札特本人的書信和生活記錄，我們便知道事實並非如此。莫札特在生活上，事實是個正常得不得了的普通人，沒有明顯的情緒甚至精神問題；他的「天才」，只表現在他的音樂之中。至於《莫札特傳》中的渲染，不過是電影所建基的話劇原作家的構思設定，要誇張地彰顯天才與凡人（由電影中的薩里埃利為代表，亦為當時顯赫的作曲家）的衝突而已。

有點樂理知識的人便知道，現代西方音樂的樂理是相當有系統而理性的。箇中對旋律、節奏和聲的要求和記錄都有相當理性的理論和架構，是十分清楚有條理的。一個單單擁有充沛情感而沒有理性能力的人駕馭不了這套系統，事理相當明顯。尤有進者，有些音樂也相當「理性」，例如被譽為音樂之父的巴哈，他的音樂崇尚平衡與秩序，他的作曲工整複雜而有高度的技巧性，重視艱深的「對位法」在複調音樂中的應用，反映的正是十足的理性精神。

在音樂的世界中，理性往往與情感互相合作，而不會冷冰冰。進入音樂的世界，理性必須挾帶情感的指向而成為「有情的理性」；情感亦應該投入理性的節制而成為「有理的情感」。否則，欠缺理性的情感是盲目的，而沒有情感的理性則空洞無物。巴哈的音樂正正並不空洞。可以這樣說，巴哈所屬的古典樂派一般來說所表現的都是積極奮進的人生，和優美理性的世界。

同屬古典時期的莫札特，其音樂結構的優美和秩序顯而易見。若非如此，所謂「莫札特效應」對大腦功能的刺激和助長便無從說起了。偉大作曲家的偉大之處，在於能在樂理的限制之下表現自由。當然，現代西方音樂重視的這種理性活動，亦非哲學思考所講的分析推理。因為樂音並不表達概念，音樂家亦不需要在其作品中「論證」自身的立場。音樂（理性地）表現，而不論證。

賴 晨

金櫻子酒

來，安撫那個女人，跟她說話，他是唯一的一個，唯他過氣，請走開，這不是時裝秀」：……有一個拍照片的，他拿着一個大相機，他過來，安撫那個女人，跟她說話，他是唯一的一個。每個人都好在好奇地看，僅此而已。」這就是說，落水者遇險時遭遇的主要是圍觀，上岸之後還是如此。

當然，「不圍觀，去救人」的英雄也不是沒有，譬如廣州新近跳珠江救人的牛作海，但「圍觀」還是主流。這一現象與中國人骨子裡的冷漠、懦弱、自私、怕事是一脈相承的。